

老人餐馆
买十送一

你我的海云天
翦辉

白色的浪花托起律动的诗行
只为能和天空近一点距离
在落日的余晖里尽享

无尽的海云天
将翻涌的云层聚集
把你我凝聚成透明的水滴

一次次交融 一次次互动
踏歌 逐浪 潮涌
带着晨露 羞涩
裙舞飞扬
宛如海天深处的大鱼
沉浸在傍晚的夕阳

烟墨一笺 芳馨凝眸雁荡
昨夜子时的梦里
岁月的音符
如同华裳滑落在海的一方

穿飞花 笑千叶 影依稀
入海如锦 绚烂如花
娇颜逐水 长袖曼舞
风卷波红映锦霞

光阴里的成长
邹莹

会有一天
狗尾巴草不再因名字不动听而苦恼
蝴蝶也不会因飞不过沧海而难过
笨拙的大提琴手
经过布谷鸟、小狸猫、田鼠妈妈的点拨
也不再沮丧
能炉火纯青地演奏命运交响曲
致敬岁月斗志昂扬

种种苦痛和辛酸
会变成一片绮丽的薄雾
随着清风轻轻吹散
飘向远方
去柔软青山的襟怀
湿润大地温暖的花房

在暴风雨中成长的水手
终会拥有生活的无泪配方
彼时阳光照射之处
荡漾的涟漪和波浪
宛如一朵朵清莹的百合花
徐徐盛开、落落大方

门店风水

杨永安

在车站路末端,有一条桂花巷。巷子不深,只有120多米长,但将居家房屋改成门面的,却有三十几家。

这些门面,房主一般自己不用,大多租给外地人,用来经营各种生意。

六十多岁的桂老倌,却与众不同。他退休前,曾在一家职工食堂工作过。其手艺,虽然比不上高档酒店的大厨,但毕竟也是从洗菜、切菜、配菜等岗位,一步一步提升为掌勺师傅的。他想,如果自己开一个小饭店,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吧!

于是,他把自家的门面,一分为三。左边的一号门面,租给一个宁乡人。右边的三号门面,租给一个浏阳人。中间的二号门面,留给自己用。

三个门面三家店,在一个星期内先后都开了张,而且,经营的都是小饭店。

路人见了,无不窃窃私语:你挨我我挨你的开了三个小饭店,以后的生意怎么做,不会扯皮拉筋、跺脚骂娘?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虽然未见店与店之间吵架,但不均衡的情况很快凸显出来了:一号门面和二号门面均生意清淡,只有三号门面有浏阳蒸菜的特色,所以还热热闹闹、有利可图。

忍了一阵,一号老板要求退房。但桂老倌强调合同期未满,不肯答应。没办法,一号老板只好把门面转租给一个做米粉生意的老乡。

新接手的一号老板,因为业务上轻车熟路,加之此处又没有人跟他竞争,所以,很快就将米粉店搞得风生水起。

桂老倌呢,虽然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但他那在食堂里搞大锅饭菜的水准,根本无法赢得街坊邻里的青睐。

不久,他就将二号门面也租了出去。可是,说来也怪,用这个门面开店,无论哪个接手,无论是开饭店,还是卖水果蔬菜,还是做麻将馆,过不了几个月都关门收场。

过路者又议论开了:风水不好哇!

这句话,像一道魔咒,让不少想租门面做生意的人都望而却步。

最后一个在这儿租房开店的老板正准备关门大吉,突然来了一对说着湘乡口音普通话的小夫妻——他们不信邪,打算租下二号门面。不过,在签合同之前,他们要桂老倌的租金一降再降。桂老倌没办法,只好降价租给了夫妻俩。

当天下午,门面外贴出了告示:本门面一店两名称,上午十点前,卖包子、馒头、烧卖之类的早点,店名叫“买十送一”。十点以后到傍晚六点半,叫“老人餐馆”,专门接待六十岁以上的高龄顾客。

第二天早晨开张时,“买十送一”的牌子在鞭炮声中挂了出来。群众边买边吃,并大声叫好。

到了十点钟,鞭炮声再次响起。店铺被翻了个边,亮出了“老人餐馆”的店名,位子很快就坐满了。

晚来一步的人感到可惜。夫妻俩立即说:大家不用着急,楼上还有很多座位。

哈哈,老人们一阵欢笑,把饭菜的香味传出门面,传到了远处。

货真价实,加上为人民服务的诚意,将“风水不好”的魔咒迅速打破。同时,夫妻俩也获得了比一般小店更加丰厚的回报。

去买单

李元辉

我来人间一趟
越过寒冬暑往
阔论天地苍苍
不为碎银几两

我来人间一趟
只为万泽千江
欲登三山五岳
尽赏光芒万丈

我来人间一趟
但求幸福绵长
虽经风霜雨雪
一心向阳生长

我来人间一趟
只为赋诗一行
无惧魑魅魍魉
总把英雄歌唱

我来人间一趟
酸甜苦辣遍尝
年过半百未衰
依然意气昂扬

一日,王老师收养了科学老师派发的几十条蚕。学校桑树的桑叶被其他老师和同学扒了个精光,于是向我告急:哪里能弄到桑叶,以喂养嗷嗷待哺的蚕。

我在脑海里迅速搜寻。除了杨梅洲和古桑洲,我竟然想不出这偌大的城市哪里还有桑叶可摘。王老师说湖湘公园有哇!嘿,真是的。我立即想起平时跑步的湖湘公园有几处桑叶的,见过,想来应该是桑叶,只是未曾采来喂蚕。

当天下午,下着小雨,我腋下夹着一把雨伞走进湖湘公园。

我一进园子就看见了一棵树。它的叶子很像桑叶,但我又觉得这叶子太老,不像今春新长出来的嫩芽。桑树是落叶乔木啊!最后,在手机里验证了我的判断:这是一棵朴树,叶子的形状和桑叶类似。

曾记得从公园南门进来,有仙鹤雕塑的一片草坪里有好几棵桑树。于是我信步过去。“仙鹤”还是那样的瘦骨嶙峋。旁边的树倒是多少年如一日地立在那里,可是,树叶怎么也是那样的粗老?我赶忙掏出手机,像照妖镜一样照着叶子,照出来的却是木槿。

桑
李宏

落寞中,我又寻了几处我认为有桑树出没的地方,甚至潜入到原生态的林子里去,还是没有找到。难道这么大大小小个公园,容不下一棵平常不过的桑树?据这里晨练的老人讲,公园所在的云峰村,过去家家户户堂前屋后都是种有桑树的。

桑,承载着中国五千年文化记忆。华夏祖先以衣桑立国,种桑养蚕还孕育了闻名世界的古丝绸之路。农耕的中国人喜欢在老宅旁种上桑树和梓树,从此不管自己走多远,心中的牵挂又多了一份情感。在古代,很多礼仪也在桑林中进行。而今,城市里到处是名贵的花木,寻常的桑树倒是不多见了。

仲春的公园,弥漫着花草树木的清香。不知不觉中,我爬上了公园最高的小山包。在一片绿油油的人工林中间,夹杂着几株貌似灌木却更像藤蔓的植物,散落在不起眼的角落里,和周围的名贵树木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为了争取更多阳光,数不清的灰色枝丫努力向天空伸展。这树上的叶子,也被老师和同学们扒了个精光。树枝上挂着的几颗青涩桑葚告诉我:这就是桑树。

原来,湖湘公园还是有桑树的!只是这桑树,不再是过去人们堂前屋后的桑树。桑梓之情在这里已然淡化,农桑的经济价值也不复存在,但它告诉人们这片土地曾有过的“把酒话桑麻”“鸡鸣桑树颠”的农家生活。

小小说

杨梅洲

向小琳在一家大型超市当服务员。今天是上午班,下班走到超市门口,看见了一个多年未见的故人冯雨燕。两人都很激动,紧紧地抱在一起。

向小琳和冯雨燕是高中同学、好朋友。冯雨燕读大学时,打工的向小琳每个月从牙缝里挤出钱,接济冯雨燕。

见了面的两人边走边说。超市前面不远处就是“戈达清吧”。冯雨燕指了指戈达,“小琳,我们上去坐坐。”向小琳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

清吧很雅致。一个女孩正坐在钢琴旁弹奏,清雅之声在清吧里流淌。

向小琳跟在冯雨燕后面,手都不知道安放在哪好,与迎面来的服务员还碰撞了一下。冯雨燕领着在一散座坐下。

向小琳穿着一身工作服,身上和脸上留下了很多岁月走过的痕迹。向小琳感觉她是清吧里突然长出来的一棵稗草。

有服务生走了过来问:“两位喝什么?”“喝咖啡吗?”冯雨燕问向小琳。向小琳摇了摇头。

“我们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咖啡,卡布奇诺、摩卡、拿铁、蓝山咖啡……”服务生很顺畅地报出了一串咖啡名。超市有咖啡卖,但都很贵。“喝咖啡,很贵吧?”向小琳直直地问道。“有点。”冯雨燕笑道。服务生也浅笑着。

“那还是算了吧。”向小琳说时,脸不觉红了。

“那就喝茶吧!小琳你喜欢喝什么茶?”冯雨燕又问道。“我们这里有铁观音、碧螺春、大红袍,有红茶……”站得笔直的服务生马上又报出一长串的名字。

“这里最便宜的是什么茶?”向小琳怯怯地问服务生。服务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冯雨燕就开了口,“来一杯碧螺春和绿茶吧。”

不一会儿,服务生送来了两杯茶,把碧螺春送到了冯雨燕面前,绿茶留给向小琳。向小琳指了指面前的茶问:“这茶多少钱?”“15元!”“这么贵啊,买茶叶泡,可以泡几十杯了,雨燕你何必这么破费。”向小琳的声音粗砺,有着浓浓的乡村味道,引来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冯雨燕笑了笑说:“小琳,你是我的恩人,我要好好报答你。今天老天爷总算给了我一次机会。小琳,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就找我。”“好的!”向小琳回答道。

两人又在清吧里吃了晚饭,四菜一汤,很是丰盛,味道也很好。“小琳,我下海做生意也有七八年了,赚了不少。如果生活上有困难,你一定要跟我说,让我来帮你。”冯雨燕反复说道。

“好!”向小琳说。十几年来,向小琳一直过得很紧巴。现在儿子马上要进初中了,而男人还在家里养病。但向小琳没把家中的窘困说出来。

两人吃完饭,冯雨燕接了个电话,就急急地走了。清吧正是高峰期,向小琳也跟着走出了清吧。

第二天,向小琳接了冯雨燕一个电话,说谢谢她昨晚的买单,今天要邀请几个高中同学作陪,在大酒店请向小琳吃饭。向小琳这才想起昨天下午两人吃了霸王餐。

超市丢了东西,工作人员是要赔的。向小琳向两个同事借了几百块钱,请了假,急急向戈达清吧跑去。

『味』湘潭的夏天

邓新虎

夏天,在我心中总是那句“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夏天。而到了这个燃放生机的时节,莲城的味道是阳光和雨露的相融相交。

“越是冰糖湘莲,越是好过夏天”。盛夏时节,我们说的“嘭嫩”的湘莲上市,尝鲜就需来到荷塘边。家人拉着你的手,你去拉着莲蓬的鲜嫩,摘下来迫不及待地撕剥,舌尖上充斥着肉盈、玉脂、香甜的大快朵颐。而此时的暑热流连,一点胃口也没有时,能令我愉悦的更是一道冰糖湘白莲,放入冰箱微微冰镇,口感清甜,营养而美颜。

“越是夏日的夜,越是烟火味”。夜幕降临的湘潭,悠悠的生活刚刚开始。湘潭就像夏天的伢子,天生带火,蓬勃快乐。这个时候,我和家人们会坐于市井,品尝着我们认为最“入味”的湘潭龙虾。不管是口味虾、蒜蓉虾、油爆虾、卤